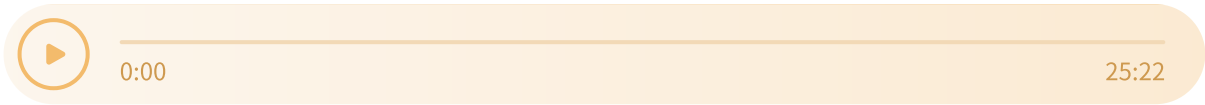


险些成为金三角的一部分：普通人变成「坏人」需要几步？



逃离金三角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

[查看详情 >](#)



“ 环境对人的异化总是迅速又显而易见。

很多人都会失去自己的判断，做一些平常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。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人类史上的大屠杀中，拿起屠刀的人，也都曾是心理正常的普通人，甚至可能是一些受到尊重的，人际关系很好的人。

有些人能够在异常的环境里保持自我，他们未必比其他人聪明，未必远见卓识，却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敏感，保持了一种冷静的疏离。

在金三角这样的异常环境里，人还有可能保持自我吗？

沈星星给我讲述了许多发生在金三角的故事，不是每个人都完成了逃亡，甚至并不少每个人都想过要逃亡，可他们都在金三角真实存在过。 ”

金三角的混乱是两个人造成的。

一个是糯康，曾经是坤沙的手下，后来自立门户，靠着疯这个字，在金三角慢慢站稳脚跟。缅甸尚佛，哪怕是最凶残的毒贩，对佛也还算尊重。但据说糯康杀过好几个高僧，这在缅甸是很严重的罪行。

慢慢地，糯康以大其力县为中心，沿着湄公河，将势力向四周扩张，最终成为金三角地区较大的一个贩毒组织头目。糯康这两个字，在大其力县一个已往，经常

有外地的赌客说错话，直接给关在房子里凌虐，最后被沉进湄公河的故事传出来。

「猜叔，糯康和你比谁厉害啊？」我当时觉得猜叔的势力很大，脱口问道。

猜叔听了我的话，很认真地看着我，「我和你谁厉害？」

我想了一会儿，才笑嘻嘻地对猜叔说道：「当然是猜叔你厉害啊。」

另一个叫赵伟，东北人，早年间负责经营小勐拉最出名的蓝盾赌场，后来成为金木棉集团的老板。07年初的时候，老挝政府把靠近金三角的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赵伟，成立「金木棉特区」，享有除外交和军事以外的一切自治权利。

在外国赌场待过的都知道，中国赌客一直是其中的主力军，而赵伟本身就是东北人，认识的人多，关系网复杂，因此很多中国赌客开始摒弃大其力，来金木棉玩。

赵伟依靠过人的手段，没两年时间，就把金木棉给做起来，赌场密布，娱乐场所数不胜数。

说到赵伟，猜叔难得竖起拇指，他说赵伟这个人很行，孤身一人来到金三角，20年的时间打下这么大片天下。

「猜叔，你见过赵伟嘛？」我很好奇。猜叔点点头，说自己见过几次。我又问具体见面的经过。猜叔没说话，只朝我露出笑容，很神秘。

糯康的大本营是在缅甸的大其力县，和老挝的金木棉就隔着一条湄公河，被赵伟抢走大部分生意以后，糯康就派人去金木棉挑衅，后来更是借着收保护费的苗头，故意制造矛盾，杀了赵伟好多个心腹手下。

冲突越演越烈，火并越加频繁，死人也越来越多。

等到2010年初到时候，双方渐渐达成和解，局势才重新稳定下来。

我再次走货的第一天晚上回来，猜叔请所有手下吃饭，特地叫人烧了一大桌的广东菜，说是给我换换口味。「你是浙江人，本来应该给你做江南菜，但这边找不到浙江的厨师。」

酒过三巡，猜叔亲自走到我的座位前，给我端了一碗老火汤。

我刚想站起来接，猜叔就把我按了回去，他边把汤放在我的桌面，边和我说不要这么见外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

话刚说完，所有人都应声附和，纷纷恭维说猜叔心里对我特别关心，让我一定要把猜叔当作自己的亲人，大家都是亲人。

说着说着，有几个家伙就合唱起缅甸语版本的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唱到中间段落的时候还用筷子敲打碗筷配乐，领头的那个家伙甚至拿出双手对我挥动，意思是让我也一起来。

我没办法，只能站起来跟着随便哼哼，脸上一直带着笑，心里却想：这些人马屁拍的真是响。

喝酒时的嬉闹很容易拉近大家的距离，气氛也更加融洽，猜叔每说一个过往的英雄事迹，都惹得众人举杯叫好。

正吃得开心，大家越来越轻松随意时，猜叔突然站起身来，叼着一根烟，绕了几个身位。

就在我以为猜叔是走向我的时候，他停在但拓的身后。

但拓负责的是小勐拉到仰光的电子产品市场，他专门走私照相机、手机这些高档商品，利润很高，走一趟货能赚 10 万人民币以上，算是猜叔的心腹。

但拓看到猜叔过来，站起身来想要交谈，还没完全起身，就被猜叔按了回去。

猜叔拍了拍但拓的肩膀，我以为猜叔要说话的时候，他就用右手捂住但拓的嘴巴，左手从腰间挂着的牛皮刀套里抽出一把匕首，直接对着喉咙，从左往右滑过，尖锐的利器把皮肤切割出一条细小的裂缝。

我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鲜血就从里面喷射而出。

我坐在但拓的正对面，可以看到血液凝聚成一股股血柱，朝我冲过来，因为距离原因，血液并没有溅到我身上，只是全部溅在了我的碗筷、酒杯上。

我的眼前一片红色，第一次体会到，原来眼睛也可以闻到臭腥，感到粘稠。

事情发生的太快，但拓的眼睛还睁着，双脚双手还在抽动，但人已经死了，脖子里流出的血渐渐不再喷涌，而是像山路上一个小泉眼流出的潺潺溪水，浸湿了整块桌布，还在无限往四周蔓延。

猜叔终于把手松开，但拓的脑袋落在桌面上，弹了两下，发出「咚咚」两声闷响。

猜叔叫还在拼命吃菜的两个手下赶紧把但拓拖走，说不想影响大家心情。

说完，又把匕首往但拓的头发上靠近，应该是想把刀上的血迹擦掉，但匕首太锋利，划开了头皮，变得更脏了。

猜叔很生气，踹了一脚但拓的身子，把匕首放在但拓的衣服上擦了擦，才总算干净。

「他会做小动作。」猜叔拿了个凳子坐到我的身边，冲我笑着解释道，但拓会把运送的货物掉包，用假货换真货的方式赚钱。

我没说话。

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，我当时已经懵住，心里并没有害怕恶心的情绪，反而一脸平静。

猜叔见我这个模样，以为我心理素质已经锻炼出来，不再是刚来金三角的菜鸟，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对我笑道：「很不错。」就坐回到自己位置，重新招呼大家吃饭。

我扫视一眼桌上的众人，发现大家神色平常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划拳的划拳，拼酒的拼酒，根本没人在意这里才死过一个人。

这种漠视生命的感觉，让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，其实这才是金三角的常态。

晚上我一夜没睡，满脑子都是但拓睁着双眼看我的场景。我总以为自己足够坚强，但并没有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晚的感受，不是单纯的恐惧。多年后，我重新回想起那一刻的场景，才觉得自己当时正身处在黑暗的森林中，猜叔领着我前行。

我以为自己可以跟着他，但当猜叔不经意转头对我露出笑容，牙齿间沾满血迹。

我在金三角无人可依靠。

都说有钱人特别怕死，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正确。一开始身无分文的时候，犯法的事情都敢去做，可一旦有了钱，就会想着赶紧远离这些危险。我那时就是如此。

来到金三角一年多，我已经存够几十万。这钱对一个 20 岁的男孩来说，无疑是一大笔巨款。

再加上中途经历的各种事情，前几天但拓的死亡让我开始萌生退意。

3 个多月前朋友贾斯汀的死亡，更是我一直的心结，我一想到贾斯汀就觉得胸闷，喘不上气。

渐渐的，我把这股怨气转移到猜叔身上，我觉得都是他的错，是他不提醒我，只要给我只言片语的帮助，贾斯汀就不会死。哪怕猜叔对我一直很不错。

我脑海里盘旋着这样的想法，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磨磨蹭蹭地消耗大半个月时间，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和猜叔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。

直到有次和猜叔单独喝酒，他当天不在状态，很快就醉了，才说了一件事。

他先是夸我几句，说我干的不错，然后问我想不想拿得再多点。

我点头。他就和我说，他决定把「走山」的任务也交给我，每批货多给我五千。

我经历过许多事情，不再那么容易相信别人，就问猜叔：为什么突然要我做，这个不是梭温一直在负责么？

猜叔开始没回答，后来我又灌了他一些酒，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原来梭温因为不小心踩坏头领儿子的玩具，给直接割喉扔在山脚。猜叔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找到人，又不能让这条线空着，才想让我顶上去。

「我做不了这个的。」我恳求猜叔换别人。

猜叔压根没管我的意见，一个劲儿地和我谈论「走山」要注意的事情：

和头领说话的时候，必须微微低头，不能直视头领的双眼；如果你长得比头领高，就要屈膝弯腰，确保眼神是在仰视他；

每个毒贩头子的卧室都会摆几尊佛像，有些信仰比较深的头领，甚至会在房子的四周都放上半人高的铜铸佛像，你经过佛像的时候，不能有微笑的动作，得双手合十，弯腰跪拜；

看到头领的妻子女儿，不要露出笑容，更不要皱眉，他们忌讳这个，因为妻女是头领的私有财产，你不能有任何异样的心思展现，最好就是微微鞠躬，表示尊敬以后当做没看到；

如果头领递给你白粉，你只能自认倒霉开始吸；枪口不要对人；打赌输了一定得付钱，千万不要摸其他人的头；不要讨论别人身上文身的含义；洗澡的时候穿内裤……繁碎中都是危险。

我越听越烦躁，终于等猜叔唠叨完，问他：如果我不小心做了会怎么样？

猜叔停顿了一会儿，说一般情况是没事的。

我问：「不一般的情况呢？」

猜叔没说话。

我明白过来，就是和梭温同一个下场。

贩毒组织的头领都是一些变态，这活儿相当于接触到核心圈子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太危险，绝对不能做。

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。

我继续给猜叔灌酒，人很奇特，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，通常只会出现两种情况：要么醉的太快，要么醒的太早。我属于第二种，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醒。

等到猜叔睡下之后，我赶紧收拾东西，准备连夜逃离金三角。

要带的东西并不多，身份证、现金和阿珠留给我的礼物，还有两样东西特别重要，一个是银行卡，一个是笔记本。

我那时年龄不大，中国人的习惯却早已根深蒂固：有钱就存银行。

银行卡是我在达邦旁边的勐马办理的。之前我特意留了个心眼，每次分钱之后，我都会和猜叔说要去外面的赌场玩几把，回来就说自己全部输完。

猜叔一直都认为我没存下什么钱来，自然不会有离开的念头，对我的警惕也渐渐消失。

笔记本是我每次走货的记录账本，上面记着每次货物清点的时间、数量、价格，还有其他像接头人姓名、联系方式这些比较隐秘的内容。

我收拾东西只花了几分钟，但走出门却花了很久。

我在门口不断地徘徊，每当我想拉开门的时候，就会神经质地回头看一眼犹自打鼾的猜叔，生怕他突然坐在床沿朝我笑。

我突然明白，猜叔走在路上会经常把脑袋向右后方抽动的感觉。猜叔是因为战场的的不安全感留下的后遗症，我则是单纯的害怕。

我脑袋反复出现一个画面：自己还没出达邦就被抓回来，受到各种各样的殴打，就连将要受到的刑罚名字都想到十来个。

我心想，不能这么下去，再拖着天都要亮了，准备打自己几个耳光，让疼痛给我勇气。

手刚抬起来，又觉得这样不行，并不是我改变主意，而是打耳光会发出声响，万一吵醒猜叔怎么办？

我只好偷摸着走到卫生间，把门关上，将洗脸毛巾裹在手上，再狠狠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，打完觉得不过瘾，又打了自己肚子几拳，总算有勇气逃跑。

我重新走到客厅，默默听着猜叔的打鼾声许久，判断他是真睡还是假睡，如果是假睡，打鼾声不会特别均匀。

好在是真睡。

悄悄把门拉开，门发出的吱呀声差点让我叫出来，我心想，以前怎么没发觉这门这么吵，还很后悔没有提早换一个门。

刚走几步，又走回去把门打开，我心里想的是，要是猜叔在诓我，还可以解释说是去散步。但猜叔睡得很死。

我总算放下心来，朝着猜叔鞠了一躬，重新拉开门走出去。

如果不是遇上猜叔，我在金三角的生活应该会十分艰难吧。

我开始是像平时一样走着，随后步伐越来越快，步子越来越大，很快就小跑起来，最后一路狂奔到路边。

在从口袋里拿钥匙的时候，我手抖得厉害，几次想要对准钥匙孔都没有成功，很快我就惊醒，这辆坦途是电子钥匙。

按动按钮，坦途发出的「biu」声，外加亮起的车灯把我吓了一跳，我将头转向四周观察几圈，确定没人发现之后才敢坐上车。

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黑夜分外嘈杂，我不敢开大灯，不敢踩油门，借着月亮和星光，幻想自己的车子是隐形的，缓缓驶出达邦。

驶出达邦后，我一脚地板油，坦途瞬间冲出去。

开始的一段时间，我很害怕，耳朵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，就怕后面有人追上来。想要点烟，火机怎么也按不响，就只能用车载点烟器，结果烫到我的胳膊，疼得厉害。

我两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，手汗摩擦方向盘带出一层层的杂质，眼睛就没敢离开后视镜，时刻担心后方突然出现一道远光。

过了大概几十分钟，我心里算了下这些小路很陡很破，弯还很急，平均 100 码的行驶速度，就算要追也一定没那么快，渐渐把心放了下来。

我逐渐喜悦，总算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，恢复到正常人。

我把车窗全部打开，雨刮器、双闪、雾灯能开的都给开起来，努力制造出一副热闹的场景，然后随便抽了张碟片放进音响。

第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甜蜜蜜，我还跟着唱了几句。

快要接近小勐拉的时候，我又难过和沮丧起来，不知道自己回到国内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

猜叔势力那么大，会不会派杀手来找我，当初介绍我来缅甸的四爷知道消息后，会不会找我家人麻烦，这个决定来得太快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。

我好几次在大的路口想调头回去，但车速太快，刹车也来不及踩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开下去。

反复纠结的时候，车已经开到目的地。

到了小勐拉，我把车停在农贸市场的边上，双脚触地的那一刻，我确定自己要离开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能活的尽量活，该死的逃不了。

我问附近正在吃烤串的几个缅甸年轻人，会不会开车？一连问了两个都摇头，直到第三个才说自己会开。

我把车钥匙丢给他，告诉他，这辆车是佛送给他的礼物。

那人一脸惊讶，从头到尾只看着我，没说过话。

花了 200 人民币，绕了 40 分钟的小路，我坐在黑摩托师傅的后座，间隔 300 多天，重新回到中国。

2010 年 4 月 18 号凌晨 1 点 55 分，当我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时，心里竟然没有如释重负或者担心后怕的情绪出现。

当晚有小雨，我的头发都被淋湿，睫毛上也沾满雨珠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心里突然想到，母亲这个点应该还在和楼下的阿姨家打麻将，渐渐笑出声来。

下期预告

我逃出了金三角。现在回想起逃亡的过程，我还会紧张。这片带血的黑暗森林，对人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：想要在这待下去，就必须成为罪恶的一部分。

在金三角，始终没有被同化的人，我只遇到过一个：我的朋友贾斯汀，从美国带来巧克力和国家地理杂志，给这里的孩子上课，试图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。

几个月后，他却在我面前被人沉入了湖底。

您的会员即将到期

还剩 4 天到期，最低 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 ▶

评论 141



写下你的评论



与下列用户评论...



杨翼铨 Lv7

2019-09-27



43



dadajuankai Lv7

2019-11-04



35

[查看全部评论 >](#)

[点击查看下一节](#)

被枪杀的支教男孩：理想面对黑暗时可能有多脆弱？